

《五月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五月花》

13位ISBN编号：SH10188-488

10位ISBN编号：SH10188-488

出版时间：1984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西)伊巴涅斯

页数：415

译者：蒋宗曹,尹承东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五月花》

作者简介

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西班牙近代伟大的作家和政治家，西班牙民主共和运动领导人。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西班牙巴伦西亚省一个商人家庭。十八岁起，他在首都马德里学法律，同时为政治报刊撰稿，并参加各种民众集会，反对当时的君主制，成为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因为发表反对君主制的诗被捕入狱，出狱后流亡巴黎。一八九一年回到本国，创办《人民报》，宣传民主政治，开始写作小说，又被政府逮捕，监禁了十三个月，幸逢大赦出狱。一九〇一年起，一连六次当选为巴伦西亚省议会议员。一九〇九年放弃政治生活，在南美洲阿根廷办了两个农庄，同时讲授艺术和文学，创作小说，献身文学事业。一九一三年，阿根廷财政混乱，他的建设理想社会的幻梦也随之破灭，他便口到了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住在法国，继续从事写作。在苏联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年代，他在报刊上对苏联革命表示了同情。一九二三年，他游历了美国、墨西哥回到祖国，又被放逐出国，侨居法国。一九二四年，他写了抨击文章《阿方索十三世[注]的真面目》，用飞机运了几万本到西班牙边境，通过他的合作者，流传到西班牙的每一个角落，对西班牙人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使人民对西班牙的君主制政治的憎恨更加强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伊巴涅斯在法国芒东逝世，他的遗体一直不曾运回本国；直到一九三六年四月，革命力量高涨，西班牙共和政府成立，才有把他的遗体运回西班牙的提议。但是就在这年十月，佛朗哥发动军事政变，内战三年以后，佛朗哥开始法西斯统治，连作者的著作也都被禁止发行了。

伊巴涅斯是极有才华的小说家。他有引人入胜的叙述技巧，善于安排生动的对话，创造紧张发展的情节。他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94—1902）的作品有《茅屋》、《五月花》、《芦苇和泥淖》和《巴伦西亚故事》。在这些作品里，作者描写了巴伦西亚省边远地区的渔夫、农民、小城市居民的生活和风情。在第二个创作时期（1903—1909），伊巴涅斯跳出了乡土小说的范围，写了许多社会小说：《大教堂》（1903）、《不速之客》（1904）、《游民》（1905）、《碧血黄沙》（1908）、《死者的嘱咐》（1909）等等。在这些作品里，伊巴涅斯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尖锐地提出了社会问题，揭露了大资本家的权势，宣教师、神父的假仁假义，传统成见的压力，真实地描写了西班牙劳动人民的痛苦境遇。一九一一年以后是他的创作的第三个时期，作品有《女人的敌人》、《启示录的四骑士》和《我们的海》。《启示录的四骑士》发表于一九一六年，是一部站在人道主义立场的非战小说，暴露了德国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受到当时英、美各国一般人民的欢迎。《碧血黄沙》和《启示录的四骑士》两部小说出版以后，各国都争先翻译，使作者获得了世界的名誉。

《五月花》

精彩短评

1、相比血与沙，更喜欢五月花。译者蒋宗曹女士，是鲍彤先生的夫人

1、（手动录入。纪念窗边的下午。——Gabriela）《五月花》是我的第二部小说，写于一八九五年，当时我正在巴伦西亚主编我创办的共和派的日报——《人民报》。同我的第一部小说《大米和马车》一样，《五月花》是为这家报纸的文艺副刊写的。《茅屋》《妓女索尼卡》和《在柑橘园里》也是首先在《人民报》上发表的。其中有几部小说是我断断续续写成的，每天根据文艺小品栏的需要交稿排印。我的记者生活不允许我长期地、持续地集中精力去从事这种写作。那是我一生中最富于幻想，摩顶放踵而又备尝艰辛的年代。我苦苦地支撑着这家宣传革命的报纸。每份报纸除了从读者那里卖得五分钱之外，既没有广告费收入，也没有任何其他资助。由于入不敷出，为了把报纸办下去，我花光了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一点资产，几乎陷入了贫穷的深渊。有时，我把家庭糊口所需的费用来贴补《人民报》，但我还得装出有钱的样子，不使别人知道我的困境。不仅如此，我的充满浪漫色彩的狂热的共和思想，使我几乎每月都遭到审讯和关押。而获得自由后，我又马上投入绝望而痛苦的经济战斗。其实，那时我仅有的一些平平安安和休养生息的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由于付不起编辑部同事们的工钱，我从不要求他们加班。他们是一些青年人，出于热心，他们在自己愿意动笔的时候写些自己想写的东西。为了办报，我要及时处理各种繁琐的工作，从激起当局疯狂迫害的头版头条的zz文章起直到那些无足轻重的琐闻。我以言词夸张的方式对那些来自马德里和国外的为数甚微的电讯加以发挥，进行加工，用新闻术语来说，就是充实内容。我总是通宵工作。当黎明的曙光渐渐照亮了编辑部的窗户的时候，我那极为平庸的工作才算结束了。就这样，我终于成了一个小说家。《大米和马车》《五月花》《茅屋》和《在柑橘园里》都是这样写成的：拂晓，在这家前途未卜的报社的可怜的编辑部里，作者已困倦不堪，楼下，印第一批报纸的机器正在隆隆地转动，为他唱着催眠曲，而新的一天城市的嘈杂的声音又开始在耳旁回响。我的这种小说家工作通常总要进行到第二天上午，或者说，一直到身体的疲劳和困意终于把我降服了的时候。有几次，我在躺下之前，还要沿着果园的小路，或在地中海岸边溜达，以便直接构思即将在我的小说里所描写的人物和景色。我那夜游病患者的散步，不正常地持续到霞光万道的早晨。象其他凡人一样，这是我能够见到太阳的唯一机会。通常我快到中午的时候才能上床，醒来已是薄暮；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那累人的写作生活重又开始了。无论如何，我再也不去过这种充满牺牲、贫困和为一个至今毫无所获的理想而不断奋斗的生活了。但是，每当我回想起这段生活，心里就激动不已，因为它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期之一。我对我初期的小说有一种偏爱，正如富贵人家对在贫困的日子里所生的孩子有所偏爱一样。有时，我还回忆起青年小说作家的奔放的热情驱使我参加的那些冒险生活，因为我当时不能满足于道听途说，我渴望亲眼看一看自己想要描写的东西。当时，我把《人民报》的领导暂时托付给一群把我当作老师和社长的青年人——尽管我们的年龄只有四五岁之差。我登上了卡瓦尼亚尔的渔船，过着水手的艰苦生活，在远海参加捕鱼作业。好在事情已经过了近三十年，我甚至敢说，我还在一条走私船上和人们一起在阿尔及尔沿海一带干过活。另一个使我激动的回忆就是《五月花》了。有许多次，我在海滩上散步时，常常会遇到一位青年画家，他仅仅比我大五岁。他在炎炎赤日下绘画，在画布上神奇地绘出金色的光芒，透明的天空，逼真的蓝色的地中海，纯白而又有坚实的质感的船帆，以及那些威风凛凛拖着渔船破浪前进的大黄牛。我同这位画家从孩提时代起就认识，一度分别了。那时，他刚从意大利回来，初露头角。他把现实主义运用到艺术领域中来，他讨厌在画院里作画，他的唯一的老师是巴伦西亚的大海，他热烈地赞赏它的灿烂的光辉。我们在一起工作，面对着同一个对象，他作画，我写小说。我们的友谊就这样重又开始了。我们情同手足，不久前死神才把我们分开。他的名字叫做华金-索罗利亚。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一九二三年

章节试读

1、《五月花》的笔记-第199页

那是桑查平原，一群山羊在一个小伙子的照管下正在草木丛中寻食。看到这片平原，阿尔武费拉儿女们就想起了关于它的命名的原委的传说。

谁是使妇女们谈虎色变的“桑查”呢？每当外出收割挣得了优厚工资的内地人在归途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湖上的人们就会向外地人谈起这样一个从孩提时代就听到过的朴实无华的故事：

从前，在这个平原上，有一个牧童，就像现在岸边那个孩子一样，经常在湖畔牧羊。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有好多年了！……甚至连现在在阿尔武费拉活着的老人中也没有一个人见到过这位牧童，帕洛马大叔也没见到过他。

小伙子像野人一样生活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在寂静的早晨，湖上捕鱼的渔夫们总是远远地听见他在呼唤：

“桑查！桑查！……”

桑查是一条小蛇，是唯一陪伴他的女友。这个坏东西总是闻声而来。牧童挑选最好的山羊挤一碗奶送给她。尔后，太阳出来了，孩子在塘里割下一根芦苇，做成笛子，柔声吹着。小蛇在他的脚下伸屈盘旋，随着悦耳的笛声起舞。有时，牧童把盘曲着的桑查展开，在沙滩上拉直，当它很快又紧紧盘起时，孩子觉得非常好玩。玩腻了，他便赶着羊群向大草原的另一端走去。小蛇像一条听话的小狗似地跟从着他，有时从小腿一直盘到他的脖子上，卧着不动，用它金刚石般的眼睛盯着牧童的眼睛，三角形的嘴里呼出的气体将他脸上的汗毛都吹得竖了起来。

阿尔武费拉的人把牧童当做巫师。那些到牧场去偷柴禾的女人，看到他带着盘在脖子上的桑查走来，就划起十字，仿佛见到了魔鬼似的。于是，众人恍然大悟，为什么这牧童能在大森林中睡觉，而不怕杂草丛中的大爬虫，是桑查——它大概是个魔鬼——使他避免了各种危险。

小蛇长大了，牧童也成了大人，可是，阿尔武费拉的居民再也见不到他了。据说他当了兵，参加了意大利战争。别人都不敢把羊群赶到这荒芜的大草原上来放牧。渔夫们上岸时，也不愿到长满了高大的芦苇、散发着恶臭的泥塘边去冒险。桑查出于牧人不再给她送山羊奶，大概就转而捕捉牧场上大量的兔子去了。

八年或者十年过去了。一天，萨莱尔的居民看到从巴伦西亚方向来了一个士兵，他拄着木棍，背着帆布背包，是个骨瘦如柴、面色青黄的投弹手，黑色绑腿一直打到膝盖，穿着白上衣、红绒裤，梳成辫子的长发上压着一顶主教式的方帽。虽说他蓄着大胡子，人们还是认出了他。他就是当年那个牧童，他回来了，急切的希望看看他童年时代的故土。他沿着湖岸向大森林走去，来到了他曾放牧过的那片泥泞的大草原。草原上杳无一人。蜻蜓在苇子上舞动着翅膀，飞来飞去，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当投弹手走近荆棘丛生的大水塘时，受到惊吓的青蛙“扑通”“扑通”地跳进了水中。

“桑查！桑查！”昔日的牧童轻轻地呼唤着。

死一般的寂静。只是传来了一阵在湖中某处捕鱼的船夫的有气无力的歌声。

“桑查！桑查！”他竭尽全力有一次呼唤起来。

叫了几遍以后，他看到茂密的野草摇晃起来了，他听到了芦苇噼噼啪啪被折断的声音，似乎一个沉重的躯体正在爬来。在芦苇中间，有一对和他一样的眼睛闪着光芒，扁平的脑袋上有一条分了叉的舌头从嘴里探出来，发出一种凄厉的声息，他吓得连血都凝注了，生命也似乎停止了。那是桑查，它变得巨大、凶横，站起来和人一样高，拖在杂草丛中的尾巴看不到末梢，身上的皮五光十色，粗大的躯体像一棵松树的树干。

“桑查！”士兵喊了一声，害怕得后退了。“你怎么啦？……长得这么大了！”

他想逃，但是老朋友在最初的惊奇过去之后像是认出了他，缠住了他的臂膀，用它那粗糙的躯体紧张地抖动着，把他越缠越紧。士兵用力挣扎。

“放开，桑查，放开！不要缠住我，你太大了，不能再闹着玩了。”

蛇在他胳膊上缠了一圈，狠命地勒紧。像过去一样，蛇嘴舔弄着他，吐出的气扇动着他的胡子，使他痛苦得打战。这时，蛇身收缩得越来越紧，直到士兵的骨头被勒得咯咯作响，窒息而死。他倒在地上时，那条大花蛇还盘在他身上。

几天之后，渔夫们发现了他的尸体：一堆不成形的肉，骨头被折断了，肌肉被桑查无法抵抗的力量缠

《五月花》

成了青紫色。牧人死了，成了他的老朋友的拥抱的牺牲品。
邮船上的外乡人听到这个故事都笑了起来。妇女们忐忑不安地甩着她们的双脚，好像桑查正躲在舱底，在她们的裙子旁边低声呻吟着蠕动着。

书中第二篇——《芦苇和泥塘》 p199-----p201

《五月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